王文恪公集卷之十三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序

匏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與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文定吳公官　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播中外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請序予嘗竊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雅豐之千言不見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為詩興寄閒遠不為浮豔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　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為第一

爲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祈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彼者與予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不得辭公所著自當信今傳後云家藏者譔也詩諸體凡二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卷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復官序

昔之識者常以一人之進退占天下之治忽方逆瑾柄朝濁亂海內泉山公以直道不容去及逆瑾伏法

公道大明泉山公以論薦復舊銜然則公之進退非可以占吾道之隆替乎公子利瞻來守吳郡郡之士夫皆作歌詩為公賀予以為公今日之進固可賀不若前日之退可賀尤大何也方瑾勢盛士之頑頓無恥者或望塵乞哀或媚竈祈進或脂韋其間以求容甚者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揚揚自以為得也不三四年則誅則殛則流則削向之赫奕者今皆安在而公之官則已復矣然則貪榮嗜進者將以何為而作奸害正者亦復何益公獨先事去之瑾不得而榮辱也

故曰可賀允大夫君子之自守一於義一於義進亦榮退亦榮退而榮者何也中無所媿焉耳小人則不然進亦辱退亦辱進而辱者何也中有所媿焉耳公於進退之間色無愠喜而吳人必欲一賀者賀吾道之泰也予與公同在翰林有同官之雅在吏部有交承之分于今郡公又有邦人之義又安能無言耶

蘊郡學志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於海隅而蘊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帷中始為之誌帷中之言曰蘊學叔自宋景

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為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為之師今云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故為吳越廣陵王元璙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觀之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他郡其間方池旋浸突阜錯峙幽亭曲榭穹碑古刻原隰鱗次松檜森鬱又他郡所無也況自宋以來科第徃徃取先天下名臣碩輔亦多發蹟於斯則其盛豈獨地哉夫物盛則必傳盛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無記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於戴記魯之泮水詠於

詩蜀之學官紀於史今吾學之盛於四代雖未敢望
於齊於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獨闕昂誠不佞少
游於茲竊搜細勘得其顛末彙為四卷間以示予予
益與君同游於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
足徵者故為序諸首惟繼是而司教有若安定者人
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君書之

重刊左傳詳節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
董南畿學政黄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

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君卿大夫往来詞命則具焉其文益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

言而可法者下是雖彊埸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黯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夷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鄭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戌遂啟彊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

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刪蓋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瓜涇集序

庶涇集若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公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為徒相與劘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每詘焉自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山東之寧陽地僻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淛于嶺南于湖襄宸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獨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

公澗焉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疏謝政事予亦旋自內閣告歸洒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年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一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為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升絀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邃也而何可使其

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弟季止泉類其詩若文得
若干卷刻之而予為之序公名源字仲山依涇其所
家處也

贈謝封君序

昔元自沙漠入有中夏宋之臣子有守貞不仕者若
文山疊山二公精忠大節百挫不回尤炳燿於兩間
予少讀二公集偉其詞壯其節思識其子孫然自元
百年間於謝獨未有見焉頗聞謝之先家弋陽溪山
長谷風氣完固有山泉禽魚之樂橋包竹箭之饒自

乏而不顧乎外邪將猶抱蕭人之志義不帝秦者邪
明興百餘年至今封君始歆自試於時然七舉不第
晚判桂陽仕亦不違予琛始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卓
然能舉其職於是桂陽進封監察御史琛旋進淛江
副按察使持節吳中水利諸軍事謝氏至是始顯矣
大凡物之晦也久其發也必先木悴於秋華於春水
涸於冬溢於夏謝自晉太傅獻武康樂高標稚韻輝
暎江左涉五季而晦至宋則又顯涉元而晦至我
朝則又顯出處之際蓋合矣封君始判桂陽寔有遺

憂於民瘼剴來莊惠服勤於吏事而[illegible]其[illegible]
風裁而貪猾歛避傳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見
謝氏之光昭前人又將自今始矣

重刊唐六典序

昔在　孝宗詔修會典臣鏊與有職焉竊伏自念蒐一代之制著之簡冊以為後法固非譾薄之所堪任思得古之作者師焉庶體裁有則而本末不紊三代之制莫盛於周周禮聖人作也未敢遽議周之後莫善於唐唐有六典竊不自揆或可追而倣之而

世無刻本間於　中秘得其書伏讀玩繹手錄以歸
而議中格亦會遷官以去乃藏之篋笥孜於今殆無
所用之淛江按察使潼川席君同文不知何自得之
而意獨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蘓郡未竟陞任去繼其
任者爲嘉魚李君立鄉實成之且以序屬鏊曰六典
自公而傳非公則誰序者鏊曰　國家官制則象周
官於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嘗遺之蓋唐以中書門
下尚書三省叅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
省之舊而　内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

道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爵勲階以叙羣材尚多唐舊則居其官致其職謂無所用於今可乎且非駮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煩而實備益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則未知後有作者亦將有取于斯乎而二君子惓惓翻刻意亦有在於斯乎

游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

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馬今茲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吴中諸山未及徧游焉靜言思之蓋未嘗不以為嘆玄敬乃能以使事聘四方翫月終南之顛過首陽挹夷齊之高風登華山弔希夷蛻函登嵩山憩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王屋扣司馬子微之扃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畿甸諸山皆遊覽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

之福假我以年吾方與子北游長江觀廬[illegible]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劍閣岷峨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泰岱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浙江潮上會稽探禹穴佇子陵釣臺[illegible]天台雁宕至武夷歀羅浮上韶石望蒼梧九疑而還子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爲洞天福地顧子先之

春秋詞命引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

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来亦皆婉而切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甥對秦穆公知罃對楚共王簡而莊若臧文仲對王使同景王責晉人爭闔田巽而直若鄭人告楚將涉于晉子産對晉問入陳對士文伯壞垣游吉對楚使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若晉狐突對懷公解揚對楚子大叔儀對衛獻公屈而不撓若展喜對齊侯吳蹶由對楚子齊國佐對晉詞窮矣然且文焉遒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朝告諸侯晉韓簡請戰僞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犂對鄭子羽楚薳越請宋華向誣而近正若晉呂相絕秦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譾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稡其詞

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王文恪公集卷之十四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序

贈鴻臚卿毛公序

貞甫将之南京鴻臚卿之任人或曰吾聞君子出有為出處有為處正德初元朝埜敉寧環齊魯之疆無狗吠之警公於時未見有不合也而毅然以歸今

之時似非昔之時也自逆瑾搆亂大盜起齊楚趙魏
間蔓延吳楚蜀與江西相煽繼作虜亦乘時入邊雲
中甘涼自是公私殫屈中外蕭然疲敝甚矣文子之
所深憂賈誼之所太息者也而幡然以任盡憂之際
固如是乎誠世之所未喻也而予獨知之臧文仲之
言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夫君子抱負所蘊亦欲有
以自見於天下豈忍泯泯沒沒自同於木石哉當
方無事衆皆競進寧退而就閒時或多虞世蔑然
又安敢以自佚公素負濟時之略縮手傍觀[illegible]

溥施者久矣當今惠才之際用人者安能遺之公亦安能晏然終堅臥不起耶公行矣懋建勳業以佐明時無若溟源之負素望也其必若謝安石乎若予則甘老林下矣

嘉善志序

設官分治古也略而今也詳吳粵於秦漢皆會稽郡已乃别為吳郡已又析為嘉興為松江而嘉興近又析為嘉善設官分治斯不亦日以詳乎夫山川土田古今非有異也而風氣日開戶口日滋貢稅日增人

才日盛則其建置不得不日詳以密建置日密則其
有離合損益升降盛衰亦安可無紀無紀則後世曷
以考乎此倪君公在嘉善縣志所以作也君登戊辰
進士給事門下華且要矣俄左遷而為丞茲邑適振
武張君煥知縣事推誠相與乃共立法更化嚴保甲
之法厲魚鹽之禁毀淫祠設義冢立社學又立清風
院以崇往哲又以其閒成斯志昔之為丞者嫌不可
否文書行漫不知何事君以諫官左遷不少挫抑乃
更奮勵勇於自立異乎古之丞而張君又能同心相

詎以成其美乎於斯志既有感乎古今設官之異又嘉二君之為也因附書之

金山衛志序

國家武備之設西北最重東南若無事焉然而海島諸夷乘潮出沒瀕海之民時被毒螫國初蓋常患之因命安慶侯即華亭之篠館築城置戍城成隱然與海中金山相直故名金山衛相傳昔周康王東遊築城鎮海其後宋武帝吳越王錢鏐皆嘗城之其地西抵浙之海寧北抵吳淞江東南際大海而襟帶淮南諸

郡　朝命揚州等處備倭揔兵每駐鄮焉自宣德至
今百餘年間島夷晏然雖巨盜間作旋亦授首非以
守禦得人故耶正德其年張君文光以都指揮僉事
來蒞其任久之政平盜息乃曰今郡縣各有誌衛乃
獨無誌衛東南巨障事多可書而世無聞焉使後世
有杞宋無徵之歎吾恥之乃咨詢故老蒐輯異聞得
遺事若干彙為六卷予得而閱之則古今沿革升降
與夫城池之卑高墩堡之遠近烽堠之疏密儲偫之
盈虧行五之嬴縮秦閲之勤惰屯田之蕪墾將校之

賢愚勇怯皆可考而知則斯誌也謂為無益可乎後世益將有徵焉文光武臣而能以廉自將且汲汲于文事可謂知所重矣予故為序諸首

容春堂文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為晦甚則艱蹇鉤棘聱牙而難入文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薾冗長而不足觀益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

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爲户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鰲山盖嘗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眎予固以超然脱去凡近其後予官于朝公亦數歷中外恨不能即而友之亦未克沃而忘之也今兹予告歸公亦歸卧無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數獨時得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斂容歛歎而患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

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爲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焉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似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似韓此善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 朝廷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見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溪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重刊王逸註楚詞序

楚詞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為之盡廢復何以是編為哉余嘗即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為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之所及者然

予之情也若夫間拾蒐譎怪奇澁讀之多所未解及
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予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
之長哉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予因
思之朱子之註此詞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說
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
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
轉相傳授其來遠矣則註疏之學亦何可盡廢哉若
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絶之此自拘儒曲士之所爲
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詞

有高下以其古也因亦不廢雖然古道之湮沒于今
獨是編也乎哉孰能追而存之

申鑒註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
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懷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
鑒所為作蓋有志于經世者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
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厥
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
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正體無賈誼

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書
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不免曲意義新而悅無一言
及於椮視雄為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
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
公有取焉其書世有罕見吾藴黃勉之好蓄異書又
為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經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
南素問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
其有所感而為之乎勉之之註豈亦有所感而為之
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以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

馬流聲於明時尚何悅之慕哉

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工抉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於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翺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翺張籍

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呂黎爲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翺與籍得其正而翺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予既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又不忘其世裔之所從出也爲序其端

送表山人序

廬島之學者表子来自宣城爲余卜壽藏於洞[illegible]之陰㱿之日得之圖以示余曰是爲氣之来氣之

小是為隭闉是為衛護是為蜂腰鶴膝為蟬翼為蝦鬚為旗鼓為印為金魚袋蓋全氣之地也余曰一氣磅礴流行兩間子獨何以得之曰氣無形因形以見勢之所終氣隨而始勢之所終氣隨而鍾吾原其初秉其止審其廣撑其相避其害非有天星地卦之說也

曰吾聞尋龍易定穴難子獨何以定之曰余以倒杖之法定之何以為倒杖也曰公之詩不云既景乃岡又曰景山與京周禮匠人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日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此吾倒

杖法之所從出也夫氣之來也有俯仰正仄緩急強弱逆順吾以杖法迎之逆取其順順取其逆聚取其散散取其就急取其緩緩取其急浮沉吞吐加減饒借依法裁之毫髮不爽此杖法之妙也昔者楊筠松有七十二杖法廖禹有四例八杖劉氏有十二杖子為天網後人得家傳之秘遂合三家之法而一之識者觀之卦例之說可遂廢矣乎故曰既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乎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於地乎受命於天卦例之說非也子之法豈能遂易之曰非

所知也奪神功改天命吾聞之郭景純而景純亦莫
之知也吾云穴本天成福由心造則又存乎其人君
名德字宗善號松月云

送工部正郎蔣君楡材還朝序

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 皇帝若曰於乎惟天
全付所覆於 皇明猗祉承 慶在予一人茲予未知
獲戾於上下天降之災怵惕 惟厲思免厥愆唯是
先皇內朝所以基宥密者予 安敢不祗復乃命官采
材於四方於蜀於黔於湖湘命大臣經統之於閩

粤於江右又命宦分理惟巨材之生多遯荒絶徼標巖凌壑無翼而至董是役者緩之則怠急之則怨不怠不怨材充用集而民忘其勞若蔣君舜臣之子聞浙其庶乎君且還朝嚴州通守薛君昂遠走使求予言為贈昂余故人也不能辭余聞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外朝象天市也治朝象太微也内朝象紫微也其亦重矣今天心仁愛薄示厥儆上下協力遂克奏成而蔣君預有其功斯亦偉夫余因是有感矣楩楠豫章磊砢千尋之名材老于大山長谷其亦何

心於世用也一旦遭時之需遂起為清廟明堂之用輪囷金碧奐赫無窮不知人之遇乎材耶材之遇乎人耶雖然大山長谷之中有所謂賢才者焉厥材礧砢可以柱明堂梁清廟者多矣將誰使收之余因藤君之請遂書以為使歸之獻

東萊藤氏族譜序

人之生也必有所始不可不知也而世次衍漫支分派別亦不可得而盡知也於乎昔之不紀今無以據今之不紀後將奚傳吾恐後之不知今亦如今之不

知古也此譜之所以不可無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所貴乎學士大夫者非以其能知所自出乎不然與禽庶奚擇焉知鎮江府東萊滕侯謚出其族譜二冊授予曰吾家本沂人宋靖康間始祖以武功大夫佐定海因家焉後又徙東萊載其聲光世有聞人今自十五世合為一圖蓋大宗之法也又五世各為一圖小宗之遺也顧公序之以示戒之後人使無賈隊謚之望也滕之光也自周哀

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兵燹屢經中原文獻蕩然人貿貿焉莫知身之所自出於斯時也有能紀載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固君子之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吾又安能已于言哉然吾聞滕之世遠有代緒文王之子叔繡始封於滕所謂郜雍曹滕者也漢明帝朝有九江都尉撫三國時有丹陽太守脩宋有中正元發宗諒皆名臣宗諒范文正公所為誌其墓者也謚稱宗諒河南人非與東萊同所出乎而可遺耶

又有諱茂實者靖康之變縶於金首可斬冠不可易有諱膺者方蠟之亂身可殺城不可破其精忠大節耿然天地間若是者所宜大書特書為茲譜重而侯為政京口政聲流聞亦當嗣書之後之人有善焉亦當嗣書之將不一書而已也然則中原文獻之傳其不在茲乎不在茲乎

雲水詩集序

雲在天水在淵其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也雲在天曾無意於水水在淵曾無意於雲而雲水之相遭也潑

溶沄沄飜飜国国浩盪推移升降浮沉或合或分或吐或吞吾不知雲之為水耶水之為雲耶雲與水為一耶為二耶無錫華某生而好道清癯鮮潔凡世人之名場利苑愛河慾海皆不能染焉棄其妻子來林屋山中獨居三十餘年往來興福寺傳參内典人疑其為僧而非僧也酷嗜參同契悟真篇默坐内視求長生不死之法人疑其為仙而非仙也時亦不能忘情作為歌詩蓋無意於言不能不言而自成其言人疑其為詩人而非詩人也雖予亦疑之曰其殆達[illegible]

之流乎閒嵓與之游久之出一編以示余曰雲水集
余讀之數過曰其雲水道人耶然吾有問焉雲與水
相忘而相合者也心者其水耶水靜則明物者其雲
耶雲過則空空生明耶明生空耶叅同契之言曰原
本隱明內照形軀三光陸沉温養子珠髣髴大淵乍
沉乍浮若是者其亦雲水相遇之謂耶雲水道人必
能爲我言之詩凡若干首

說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蓋唯其賢而已人不曰其友也以為疑已不曰吾友也以為嫌甚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真無法耶後世道衰人不能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掾縱閫闗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有不得去舉於禮部者援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呫議之而夫人者

亦自以為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謂法者豈不欲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風其文非近世之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無失也揭榜而君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暉子瞻之於李豸去取之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

皐予其意曰有法焉非子之過予之所以自解者亦曰有法焉非予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之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擢而拔之而予於此莫知所以為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鋏柯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清初為御史或贈之古邱章曰鋏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為鋏柯而莫知其義也予蓋知之因為之説

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巡衣繡持斧斧以

斬伐柯其柄也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為之云鈇柯者何為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柯鈇為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殆純乎剛者也公蓋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為已甚何賢乎剛而取之剛為陽為明為正為果決柔為陰為闇為佞為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肩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獨取於剛也言不剛則囁嚅行不剛則縮朒氣不剛則萎薾亦何以當大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

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蓋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

王良貴字說

崑山王君用處名其子曰良貴予為字曰邦譽告之曰今夫舉世之所以汲汲于求貴者何哉貴誠有異焉耳簪纓冠冕飾於首者異也帶裳黼黻飾於躬者異也府寺臺閣其居第異也輿從呵護其儀衛異也

怒刑喜賞其權力異也若夫所謂良貴者則何異哉是故舉世營營唯貴之爭而亦有孰知有良貴者乎乃翁獨以良貴名若所思有非夷者矣雖然若亦知良貴之有異乎仁義足乎心發乎言語溢於顏面達於肩背手足而聲譽施於人粹如也蔚如也如斯而已其亦有異乎無異乎顧人弗察焉耳有察焉其能以此而易彼乎是所謂以道充為貴也於世所謂貴其將有弗願矣乎而亦有不得辭者孟子曰修天爵則人爵從之

吳奭字嗣盛說

天官少宰吳公名其家子曰奭字書奭盛也詩曰路車有奭又曰韎韐有奭予因告之曰物莫不期于盛而盛者每難乎其繼雖然亦存乎其人焉世之所謂盛者非祿位勲業之謂乎漢之時有若韋氏平氏俱父子宰相楊氏袁氏桓氏或四世五公或四世太尉或父子兄弟代爲帝師唐蕭氏宋韓氏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何其盛且能繼也將必有道乎故曰存乎其人焉少宰以文章德行重一時可謂盛矣袁溫然

緼藉遜志敏學其殆能繼乎予不能無望也昌黎公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故因其名稱其材重其望字之曰嗣盛

樂全說

王子歸自内閣日消揺乎洞庭之野名山福地無弗登也澄波激湍無弗泳也懸崖怪石無弗題也有進而問者曰子何樂於是與始予之居廊廟也翺翔乎紫微陟降乎　文陛　一人毗之百僚師之四海睎之而子慼慼乎其若憂今之歸也窮山荒野木石之

與隣鹿豕之與侶而子趦趄焉其若有樂也子何樂於是歟王子曰若歆知吾之樂乎吾之樂吾不能知若又安能知之吾不能自言又安能為若言之雖然試語其槩莊周氏之言曰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全者孰全哉全天乎全人乎全人者有所樂而樂之者也全天者無所樂而樂之者也全人者得則喜失則悲全天者不然貧亦樂富亦樂出亦樂處亦樂無入而不自得焉無入而不自樂也是故觀於天見日月星辰煙雲風雨霜露之變山嶽之峨江湖之流樂也觀

於人見衣冠宮室城池庠序獻酬登降絃誦歌詠樂
也觀於物見草木之榮悴開謝鳥獸之鳴嗥魚龍之
飛泳樂也然其樂果在是乎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
有不在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曾子之樂也有不在
浴沂舞雩者然則顏曾之樂可得而言乎吾不得而
言也非唯吾不得而言雖顏曾亦不得而言也夫是
之謂至樂而豈外物之謂哉故曰古之所謂得志者
非軒冕之謂也自夫人者以軒冕為樂夫以軒冕為
樂則必以軒冕為憂而又何樂乎吾之樂雖未及乎

顏曾則非軒冕之謂也又非山水非風月花鳥之謂也曰洋洋焉踽踽焉俯仰乎宇宙之內不知天地之有我我之有身也身之有心也不知果樂歟非樂歟果全歟非全歟問者曰是非吾所及知也試問諸顏曾氏

森錫字說

予妹歸南濠葉元在氏有子甫二歲問名於予予為名曰森何以謂之森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始也[illegible]灌以壅蕃培以沃壤漬以甘泉則其木森然長茂

矣予欲爾子之長茂也故名及予乞告渡歸自翰林

森則頎然玉立且將冠矣問字於予予爲字曰君玉

何以謂之玉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旣盛也鼓之

以風雨飽之以霜雪磨之以歲月則挺然剛勁矣吾

欲爾子之剛且勁也故字森乎吾願爾以仁培之以

禮閑之以詩書漬之鼓之以聲華飽之以世故磨之

以事業厚其積以希其光大其器以充其受則明堂

廣厦之構將不能舍子而他求矣

澹菴說

歙之潛川有人焉春秋八十而有童孺之色人異之曰翁其有道者耶翁曰吾野人也何道之有雖然有一焉語云非澹泊無以明志故吾於澹未嘗一日忘焉今吾之壽也亦唯於澹焉淂之子亦知人之有心乎心者神明之舍中不容物而夫人者醲於滋味醲於聲色醲於貨利與名於是乎淂也失也是也非也利也害也紛焉自外以入於是乎憂也喜也怒也懼也愛也惡也紛焉由中以出出入爲構日與心鬬而心憧焉卒焉而弗寧夫心猶水也撓之則弗弗則

去泪之則濁濁則明去神明去而身從之吾於是一

切澹焉物交於前而不留是故吾視之若無視也聽

之若無聽也事之若無事也吾日與物椄而吾心湛

焉不動不動則清清則明明則久而不衰是故能壽

也吾又何道之有君子曰翁其善養心者耶故為説

而傳之翁汪姓相其名

文恪公集卷第十四

王文恪公集卷之十五

震澤　王鏊濟之　著

吳興　參國禎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記

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

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

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
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
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
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
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
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
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
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
湖云

七十二峰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郎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棊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為大長沙之西衡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此其上亦

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千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
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
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屼小屼
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兔相向
者曰東鴨西鴨中為三峯稍南大隨小隨與夫椒相
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
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
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
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

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干山絡山曰暉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于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為粥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瀨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女婠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截嶭玉柱稍卻金庭其南為峴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虵石公石最奇與黿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

間若隱若見曰鷲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

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亭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

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蓊帽有逸於前淩追而及之

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横者曰石牌是為七十二然其

冣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登莫釐峯記

兩洞庭分峙大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

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

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

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峯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絶頂而休焉天若為之寛地若為之闢西望吳興渺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卞山也北望姑蘇橫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明麗帆影出沒若有若無蓋七十二峯之麗三萬六千頃之奇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皺林湖光澒洞崖壑黯黮迺相與從舊路而歸焉語

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
之厚也莫釐猶爾况所謂泰岱恒華者哉予以是知
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静觀樓記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冣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
心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員嶠
者湖山之勝於是為冣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
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邐迤有若巨象奔逸驤
首還顧遂分為二一轉而南為寒山鬱然深秀樓枕

其坳一轉而北復起雙峰亭亭如蓋末如長虵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屛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沒於波濤之間煙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峯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峯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識樂之而患其難值也

適於是樓焉得之又辜其不界於通都要津適值予
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特以爲拙者之適
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爲之記

黃公山釣臺記

弘治壬子嘉魚李世卿考室乎黃山之陰廣東陳白
沙先生題之曰黃公山釣臺有詣世卿而問焉曰何
哉君所釣者果在魚乎昔太公釣而得文王子陵釣
而得光武子之釣豈類是乎世卿曰吾所釣者非繙
非竿非綸非鱣終日釣焉無所釣也是吾之釣也餌

且不設而何有於魚魚且不存而何有於名與利於
是其伯氏茂卿方為大理寺副曰盍歸乎吾將釣乎
黃公之山遂解官去天下之士聞而高之頃年白沙
以德義文學聲動海内　天子虛己召焉至則授
以侍從中外動色以觀其所為而白沙終去不顧世
卿徒步萬里往從之游不復肯舉進士茂卿舉進士
官大理甫三歲竟去豈白沙之門則必以不仕為高
乎賢者出處固非世俗之所能知哉予又安能言之
夫獨患世之紛紛奔利死名莫知還返而夫人獨能

然物外揚子云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賈子云鳳縹
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於戲吾安得從斯人
者游乎姑為記於壁上

黃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泛濫潰溢所至郊隧園田官亭
民舍盡為洪流所去則洪流復為平陸若有神焉司
之故諺謂之神水漢人亦云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
人力昔禹治水不成過衡山夢滄水使者授金簡玉
字之書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頗

不經然書云天迺錫禹洪範九疇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蓋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天迺祐之其動乎思慮發乎夢寐固若有相之者歟其亦有神為之耶而可謂之誣哉弘治二年河決張秋漕道幾壞華容劉公大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命往治之公往來兖豫間相厥源委謂黃陵岡為張秋上流而滎澤之孫家渡又為黃陵岡上流迺檄張僉事鼐朱叅政瑄發卒治之時張秋再決水勢稽天上下皇皇莫知所出公方有事黃陵岡夜夢婦人冠珮默坐跣其一足明

日語諸屬寮曰水神見像役其成矣公曰果然者當
立廟以祀之而　上命御馬監太監李興平江伯
陳銳同來經事興治張秋銳治黄陵岡大夏治孫家
渡爲與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荆隆口俱以八年正月
始事上奮下勵浹旬諸口悉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
上下晏然河平之月日有　詔建祠於安平鎮祀龍
王於黄陵岡而爲等復以水神見像報不可忘迺復
以餘財建祠若干楹肖夢中之像以祀以答神休以
平公志而來請記予以諸君朞月之間成此偉功

國家大得天人之助有不可誣者故撰次其槩使歸鑱諸石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政務分理之任為部有六曰吏曰户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吏部分理之任為司有四曰文選曰驗封曰稽勲曰考功驗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其所專理一曰王府將軍郡主駙馬儀賓之誥二曰番僧國師禪師之誥三曰内外文職襃封之等四曰公侯伯廕官之等五曰兩京堂上贈官之等六曰

教官給授之等七曰土官承襲之等八曰掾史出身
之等 國初涖是職者凡若干人永樂後遷都於茲
則南北並設居是職者又若干人姓名雖在日遠日
湮於是山東劉君約為郎中始謀刻之石而請予記
蓋 國朝以周六典建官而亦或因秦漢之舊秦有
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初入
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開皇六
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員之外復
置郎也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諸曹各量事

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史然吏部郎于時選特妙其諸曹郎功高者始遷焉則其重也久矣夫司之有碑所以載姓名紀事寔崇往哲聳後觀而官之顛末沿革亦所當知也故具列焉若夫賢否勸懲法戒之意則覽者當自得之

保義堂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置義田於陽羨之郊以贍徐宗祭有祠學有塾喪塟婚家有鄉公喟然言曰於乎遠哉唯予宗日滋勢日以

遠來之克合唯先府君實始有慕於范文正公不肖
承奉以周旋四十餘年遭際　聖明致位臺閣遂
濟登茲唯　皇恩之隆先志之懿何敢忘焉然吾
聞難合而易離者人難成而易敗者事吾創之吾安
能保之後之人不有隳吾約者乎於是言於　上聞
約部曹籍數郡邑使鄉無敢侵族無敢訟主者無吝
出分者無過取曰庶保吾義於無窮故名其堂曰保
義命鏊記之以示後公之慮則周矣遠矣然法者其
以治愚乎不肖乎若公之後其必多賢乎而何待於

法哉其亦告之以義焉耳夫田以義名豈獨贍其口體固將教之以義也今夫世之人自一命之爵百金之產則必欲其子孫世守之曰前人之貽也至於義不思所以保之保之何如亦惟心公之心焉耳公之心吾能言之文正之言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踈也公之心文正之心乎使傳之一世二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十世百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如是雖傳至無窮其可乎而安有親與踈親踈且無侵與訟安從生是足以保茲

義於無窮矣公曰然遂刻之壁昕後昆其有勸也

貴州鎮守公署記

弘治戊午冬十月貴州鎮守公署成初署直子城之西南隅負山瀕河河流湍激奔注屢築而圮既費且勞歲丙辰某來鎮茲土始至庭除湫隘垣頹級夷則為喟曰凡吾之來以安人也身之不容人于何有爰覽境內得隙地曰東園剗阜為夷端景相方或因或創經營未幾顯構巋然前為鎮邊之廳以出令也中為萬年之閣以祝釐也後為退食之堂以即安也馮

高據顯山川獻妍體勢巖巖頓改舊觀而人莫知貴
之所出予惟貴州古荒服入　國朝置同藩臬壤交
夷夏戶錯軍旅雜兹土者率以其民荒遠肆為誅求
莫知紀極名曰鎮之其寔撓之名曰撫之其寔殘之
故每每大亂則豈獨其民之罪哉其乃能以家貲佽
公後遂去平郎高去圯郎安推是志也以從諸政民
其有弗靖者乎故碑之以規來者

安隱記

其跡仕也其心仕也安仕者也其跡隱也其心隱也

安隱者也一斯專專斯樂樂斯安安斯久久斯不變
有人焉居廟堂而有江湖之志棲山林而有魏闕之
思是其能安乎能久且不變乎否也伯氏譬之抱溥
履素不樂進取自稱安隱居士伯氏之言曰古之人
胡為而有隱哉古之人抱負所有不屑自試或欲自
試而時不我以或時見用而獨於幾微有不合焉知
時之不可為也而去之其下則飾奇眩俗身退志進
是故有所負焉則隱有所不合焉則隱有所希焉則
隱若是者高矣奇矣其亦有不足於心者乎而吾舉

無馬太湖之濆洞庭之麓有田數畮吾肆力而耕于是鑿其中以爲池疏其傍以爲堤除其高以爲園圃吾藝之橘池吾畜之魚堤吾種之梅竹花柳吾誠于是安焉樂焉以終吾身吾於世非有負也非有所希也非有所不合也譬吾之於隱也猶魚之在水不知其爲水鳥之在山林而忘其爲山林也子以爲何如鏊曰兄之志高矣美矣弟又安能移之顧弟涉世久思一息肩焉而未得他日將從兄而隱兄其許之乎

吳縣學射圃記

鄭侯瓚治吳之三年肇新學宮闢隘抗卑直回正衺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侯甚病之一日謁文廟顧瞻其東歟有町疃閒之曰某氏之棄地也詰直償焉爰始經營有椽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民某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宮敢因下執事獻諸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豐洗水籩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等來請記其事學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備也蓋亦

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御史董學政于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鰲於是寔倫衆耦之未預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逸也似迂也而甚莊也問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敖慢怠惰之氣奚自入焉蓋非唯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鰲亦竊官於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

予抑不能無異于昔者耶是亦人才風化之所由升
降也故因射圃之成為記于石而因以諗之

昭恩堂記

監察御史王君鼎蒞官之三年有制父佐如子官母
高贈孺人君乃作堂於閩山之陽曰昭恩請予記其
事以示後予惟憲臣　朝廷之耳目　朝廷之重之
也不唯其順唯其咈憲臣之許國也不於其小於其
大褒封之典非其受之難也受而無愧是為難矣若
君其可謂無愧也何以知其無愧也往者大臣有以

罷罷復媚竈媒進者物議譁然謂邪正之所由進退
國家之所由安危而無敢當先論列者獨君奮然草
疏數千言率同列上之其命遂寢君子謂是舉也國
是搖而復定直道屈而復信君之功居多然中外猶
有為君危者及讀　制詞乃知　皇上之受盡言
君之善進諫何其盛也君臣之難也直如朱雲不能
去一張禹滑君如陸贄不能沮一裴延齡故鏊有歎
於今日之盛夫有施於下當其才之謂恩不然則濫
有受於上稱其情之謂榮不然則倖君君之舉其足

以昭思命矣乎是所謂於其者也是爲記

寶坻縣新城記

唯寶坻作固京畿控遏虜衝縣故有城歲久而圮雉堞就圮盜賊無禁弘治戊午武進莊侯繹以進士來知是邑閱行故壘喟曰殆非所以戒不虞示偉觀也於是始謀重作之詢於邑人邑人僉同上於憲府憲府以俞侯乃相方視址程材蕆工又勸民納粟冠帶得材若干既而巨室之寓是邑者咸願輸其材僚佐亦各分地受功採石於山陶甓于野法嚴令一衆手

董勸經始于弘治庚申之四月迄辛酉夏孟而城立
矣城之周若干里池繞之而環貫乎城中城之門四
門之上為樓四隅為角樓作石堰於水以節流作浮
梁于河以利涉城高而堅池廣而深闉闍以時宵柝
無警居者樂保其家行者樂出其途於是邑之父老
欣欣相告曰吾詆無所保障民卧不帖席者凡幾世
矣前宰是邑者圖亦屢嘗謀為之而績弗用成今穎
哉侯一旦睹其成而不預其勞功施吾人其何可忘
衆是相率來京請予文其事于碑予謂城之設以備

患也然患而倫不若無患而倫之愈也先王之世民相安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識兵戈戰鬭之事則何患之倫乎然無患矣不以無患焉而遂莫之倫也故城謝城朔方詠於詩城邢城楚邱書於春秋則城之作其可少乎而莊侯寶坻之役何可以不紀也憲府寔唯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公鍾巨室則英國公其慶雲侯其

王文恪公集卷之十六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記

亳州營建記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遥爲桑林之野桐宮穀熟徃徃而在其地春秋時爲譙邑秦漢而降或爲縣爲州爲郡爲軍爲國　國初復

為縣隸河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境大貧穰將強卒武求尊官無以鎮之弘治丁巳巡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以聞詔陞亳為州時東象王侯沂實来知州事始至喟曰茲維殷故都　明詔所陞進而規模庳陋弗飭其何以稱乃鳩工聚材以興壞起廢為任先事學宮重新大成殿飭孔子及諸賢像建明倫堂闢射圃繕黌舍已乃築郡厲壇于城之北社稷壇于城之西風雲雷雨壇于城之南又作城隍廟東西二十四司

又以分司不足以貯使節乃建總司于分司之東府
舘于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
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
右廳東西吏舍又作二庫樓重門圍牆用戒不虞經
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數舉有次享獻有所
賓至有歸食有高廩貸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寧宇
其所建又皆高廣壯麗入其境巍然煥然毫非舊日
之毫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費至百千萬役亦
大矣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行之有漸

故力雖勤莫知其勞也侯於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子善子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產不知為政則邦之政作亦有不得已者乎得已而不已者修不得已而已者怠怠非也修非也若侯之作其宜乎可謂知為政者也於是州之人來求予文刻之石著侯之功使來世尚有考也

吳縣修和豐倉記

近世為政者率重改作鮮然政有墮壞將坐視其墜乎有始弊將坐視其弊乎圖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

起其壁理其務攻其隳而新其國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跡因人莫善乎守[illegible]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為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為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光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稅三千四百有奇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焉是儲倉剏于正統己巳巡撫周文襄公之為也迄今蓋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奸究屏息侯慨

吳民之德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
字厥吳民未遷莅也三月張字厥又吳五月視事之
堂又吳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啟吾之
重新焉耳乃命撤污扶傾鳩工庀材二厥重新堂室
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僝功焉
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閱材焉取不戒是懲獨不
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因〻
跡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為政
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蓋是堂

之作有三民財之歛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徒
也於斯歛之責平無徒取其羸也散之責周無徒取
其嗇也聽之責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
也吾故為記之壁以規于來者

思忍堂記

大凡物衆相聚則心不能皆同不同則不能無私私
則戾戾則忿忿則爭爭則渙然而散故前世之累世
同居者亦以為異若宋江州陳氏近世浦江鄭氏而
張公藝氏最著歙方氏遠有承緒有儲仙翁者顯於

漢玄英先生以詩鳴唐宋有諱豐者始遷婺源以輔之大父諱功溪兄弟四人奉母撫孤一門敦睦至以輔又歆自三世四世傳之百世而恐子孫之不能同也大書忍字于堂使子孫睹而思之蓋取諸公藝之言凡人之忿爭起於相責望責望起於是己而非人己果是也人果非也忍之斯已使兄弟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吾先人何則相與忍之娣姒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乃先人何亦相與忍之推之尊卑長幼皆然則心一一則無忿無忿則爭安從生故曰必

相忍乃其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雖然家之有忍必有忿且爭也無忿無爭則何事於忍古之君子化行於家家庭之間雍如也敦睦之效木有連理者矣猶有相乳者矣犬有一牢食者矣況人乎哉如是則亦何事于忍是故心之同而無所事忍上也有所忿而能忍之次也有所忿而不能忍斯下矣方氏子孫尚以是思之

興福寺山居記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摩西來

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
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
矣慧矣然後唯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
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偏獨所謂俞鳩者窈然而深坦
然而夷長松撓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
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嶢絕之處作山居焉
旦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貌如少壯者非有
得於靜耶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
素講也顧擾擾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

雖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間焉動之靜也
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
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定者其亦難乎故因
夫居之成為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
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為太湖其襟抱虧
竦浪石鬭嚙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
燹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

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案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德號顓頊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冀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與所謂玄帝也而道家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宮之說謂有人焉產于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焉之化渡住坎宮變化感靈固宜祗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　朝廷崇飾琳宮寶殿照耀海宇顧茲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

次為奎婁其威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于天大西上
[illegible]文不為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
陋又何擇於高卑之間[illegible]山人郁依誠敬萃焉[illegible]
安知神之不昭答盼蠁依遲而不去也故為記之使
鐫之石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正德四年春工部都水主事王君仲錫受 命分司
濟寧考圖相方修舉庶政漕道無阻人用嘉悅乃裒
前任氏名鐫之石以示永久鑿為紀其成績其詞曰

維濟州據齊魯之交當南北兩京道里之中受泗沂洸汶諸水分流南北其地陡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漕行孔艱前元疏鑿百方僅濟旋塞我 國家定都幽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於是謀夫獻畫丁壯用命浚築河流避危趨易又疏諸泉以壯其源增諸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蓋百三十年于茲然每當春夏旱暵為雪河流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千萬又況中外臣工 覲正獻新齎貨番琛四面駢集爭先覬便欲攘嗷嘑欲疾而遲欲通而窒雖分司

爲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爲水溢啟閉有程則鬬爭弭遠邇舳艫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敢亂則艤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洸洸不譁不爭粤惟都水君之令　皇都翼翼京庾維億陳陳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其何可泯用鑱諸石以無忘其始

醒酣亭記

横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峯巒秀潤亭臺高下里巷交錯鷄犬鳴吠殆物外之竒境也予自内

閔乞歸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于湖心亭上是日秋高風靜而濤聲自澋自東望之千山在其南紹山在其北亭山宛然如蓋遶當其中餘若陰長葉餘諸山出沒晻靉殆不可狀予素不能飲酒是日飲至十觴亦不醉因扁其亭曰醒酣是歲正德四年也

吳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前人有作慎而承之為孝玩而墮之為怠且荒世所知也況夫生而營焉心力之所萃死而安焉體魄之所藏乎其尤重也正德丁卯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刑部尚書閔公致仕歸吳興瞻拜先塋喟焉興歎
說而來吉于鍪曰惟吾始祖將仕府君自汴扈宋來
歸吳興遂于晟溪家焉凡十有一世矣元延祐至治
間歸安教諭府君寔始壙于茲亭祀有堂合族有室
延賓有館供祀有田中爲神祠外爲僧舍下至寢庫
庖湢罔不備具所以覆芘我後人者至矣元季兵興
塋乃毀焉 國朝正統間先中和府君治之始復于
舊世遠支分樵牧無禁塋又毀焉不肖孫蒙先人之
休克有祿位歷事 四朝封及三世階一品位八

座恩先下賁修矣而邱隴不治予用是懼早夜孜
孜乃鳩工庀材究舊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緒祀先
合族既復其初繚以周垣嚴以重門華表碑碣石獸
翁仲咸如令式雖然前人之作不能不廢于今今之
作又安知不廢於後乎惟執事為記於碑詔我後人
俾勿壞予乃復於公曰凡物無常惟德無斁故為久
遠慮者莫若培之以德惟閔之先世有令德遂濟登
茲前人之所貽遠矣惟公厚德高標蔚為名臣作鎮
南畿洞燎率服持法西臺庶獄克慎蘇公之長王國

公[illegible]有馮公之所以詒于後者深矣遠矣凡墓所在
議者必式況公後人其獨忘諸乎公又何慮焉其必
能繼繼承承嗣公之志而無怠也用是碑諸隧以告
墓在吳興城東北之勅字圍

東邱會老記

凡歸於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湮鬱
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俾
揖讓而遠于鬪爭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
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爲

希闊之舉而修讌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
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
邱茂林濬池廣陂可以遊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郎君
用之始經營之西邱作堂堂之後有閣閣之後有樓
以爲宴饗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叙爵尚年
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筭而不過醉
尚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尚真率也獻酬既備奕者鈞
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
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

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敢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尊讓潔敬而接鄉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樂而已予敢為記之十一人者為某某咸繪像于壁使後之人得企而瞻焉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夷處其高則迥

愚以窔處其深則閴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之始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澳其西南湖波渺瀰雲帆掩映其東北平田際天禾黍被埜望之不見其端可謂曠矣靜矣乃獨闕其高予曰是宜為樓焉以瞰乎遠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樓成他日謁予登之忽焉若飄騰以超乎埃壒遠山偕來顛設天際北望則横山靈巖若奔雲停霧西望則穹窿長沙隱現出沒若與波升降東望則洞庭一峰秀盤娟靜松楸鬱鬱若可掇而有也或郊原霽雨艸樹有暉或墟

斜陽煙雲變態於是荣勸先酬舉酒相屬曰樂哉
游乎是樓於勝無所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西獨曰東
望者惓惓故玄水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
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東山宛其在目兮歙濟西
艱莫躋崔嵬兮西金瞻靄我家何在兮限湖波之如
帶鬱鬱松楸瞻企斯勤朝往暮來曾不如彼白雲雲
升于天水返于壑我行四方不日其還

慈湖書屋記

有自淛東來者曰走也作室于慈溪之慈湖湖光正

揚文元公之遺也吾居濱焉吸清漱芳挹其高風餘韻於斯道庶有聞乎唯執事記之以勗其成吾聞之也慈湖之學蓋出陸子靜氏子靜之學與朱子異而當時號稱簡要越人為其學者尤衆至列屋溼坐內觀吾不知其所觀者果何事哉子靜之言曰心之神明是謂聖故其教人必求諸心抑子靜之所謂內觀與朱子之所謂涵養異乎不異乎今朱子之學海內宗之子靜之學殆絕矣世無復知者顧其頹脫超詣有緒言之可傳而遂泯然無傳焉可不惜乎慈湖初

老子靜謂於書下有悟徹然清明應用無方其感動悟入如此今越中豈無傳其學者乎子歸而求之予也願預聞焉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閒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里而遙吾弟秉之行視之喜曰吾其憩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囂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靜之宜其田美而美其俗淳而和吾其憩于是乎迺構屋買田且耕且讀既又闢

其後為園雜蒔花木以為觀游之所牆洞屋所宜也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亭瞰池曰觀魚餘若格筆峯浣花泉理綵臺歸帆逕菱港蔬畦柏亭桂屏蓮池竹徑恭峙彙列又作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也予往來必憩焉與吾弟觀游而樂之因名其園曰足適予于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也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今自內閣告歸又作園焉曰真適蓋至是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乎是哉其亦暫寓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詞

若也行相若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弟不慧不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于斯以鉄之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時而達予乎予且適于斯以試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遲速一委諸天而不以[illegible]於中是其所以為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之人重去其鄉包山故土也弟其能遽忘諸乎弟曰諾吾將歸矣

王文恪公集卷第十六

王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震澤　王　鏊濟之　著
吳興　朱國楨文寧　訂
雲間　董其昌玄宰　閱

記

天趣園記

延平多佳山水而蕭君九成之園特占其勝九成之言曰凡觀游勝槩以人力為之則費且勞因其故焉則省且佚吾之有是園也吾無作焉其景有十皆因

其故為之園東抵高山山之麓青壁數仞蒼翠巉絕
有巖巖之氣象是為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
可坐數人曰盤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澇不見盈
涸曰源泉源泉淲淲西北詰屈流導為流觴曰曲水
曲水流數十步豬以大池廣可數畝曰方池水自池
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機自動不煩人力曰水
碓水抵北復南折為大溪有石臨之曰釣磯石壁之
左有窟如屋相傳昔人煉丹於此曰丹穴曲水分支
西流有軒瞰其上曰漱清緣溪作亭溪外諸山隱隱

可見曰仰高山之松竹杉桂四時蒼翠鬱然名花彙
列檻石駢峙晴可以供游觀者他日吾將老焉其言
如此予以為今之事游觀者絕磵鑿壑邱壠披灌莽
疲極人力甚者如李衛公平泉之為其亦勞且費矣
然求如茲園之天趣不可得也語云為高必因邱陵
為下必因川澤九成之為園如此則其為政于吳江
可知也已無亦因其俗以成其治乎予乃為記于壁
庶淺之人觀其園以考其政也

通州重建狼山廟門記

狼山之顛有廟焉以祀泗州大聖而今始新之曷為新之報功也自頃奸匪擅朝盜賊紛然起北方所過屠掠流血成川城市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命者征史陸完彭澤節制山東河南諸軍且調沿邊健卒屢與賊戰賊始北奔潰賊首劉七尤號桀黠俄南犯鎮江江陰已乃棲狼山狼山當海之衝江之委賊假息蕬山志窺吳會於時東南騷動人莫自保一日賊忽泝江而去去未幾又遡江而下上下條忽莫敢攖其鋒都御史完統將士出山東奄至澤與咸寧伯仇鉞

肩背時源繼至分據江口賊擢海保狼山忽海風大
作賊舟靡碎完塞遣總兵劉暉邵永星行襲之賊據
廟門矢下如雨官軍不能入因縱火焚廟門久之不
然暉黙禱如破賊當葺廟如舊火迺隨熾賊惶駭四
竄官軍乘勢追斬賊衆殲焉東南大安議者謂　王
師之捷雖將士出奇賈勇非颶風助順回祿効靈則
賊未易殄滅東南益岌岌矣全城市村墟鬱然無虞
父子室家安然相保果誰之功乎捷　聞完等及將
士皆進爵有差而暉永念神之功不可忘迺捐　賜

金改作廟門経始正德壬申十月癸酉三月告成求
紀其事於碑以彰神異大聖之名莫知所始聞之為
異則觀音大士之化身也屢顯異績若降龜山之魔
卻少林之兵退宣和汴京之水世多侈談而儒者無
傳焉今茲復擁護 王師保障東南福祉在人耿耿
不誣揆之祀典非所謂興雲雨捍大災禦大患者乎
固宜世世廟食茲土以保艾我民于無疆也銘曰
維海有門大江自入江海之交有山屹立大聖廟兹
峯堵其巔鎮遏鯨波龍宮蜃窟年來之春爰有大憝

剽羌北方僵屍横坂天兵其來則維斯光南保谿山
陰覬吳會維神祐民維天厭盜實作大風軋旋坤捭
鬱攸從之盡始大駭我師奮揚賊遂奔敗赤壁之戰
烈風其靈誰肥之捷草木為兵懲彼齊魯襲河南北
全吳萬家晏然誰德誰護誰安維神之功翼翼廟門
舊觀斯訖以薦黍稷永永無射

堯峰山佛殿記

吳横山之西南有峯名堯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於此避水也蘊子義詩西南登堯峰俗云堯所基洪水不能浸上有萬衆樓唐末慧

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寶雲
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 國初久弟
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illegible]始謀居之與其徒文
通披荒剔蠹支傾葺頹歲餘人漸知之雲谷軌行峻
特通亦戒律清修遠近參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
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齋西隱
以次修復而大雄殿費鉅未遽議也久之雲谷示寂
通失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
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熊鶚無脛而自至不召

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予自內閣告歸間一造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矚然平夷林壑巖洞之縈紆池沼泉石之麗秀卻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亦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蕪者治頹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蚑獸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乎予誠嘉焉爲記其事嵌諸壁

吳江城記

大監南寇三吳騷動鯨奔豨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議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吳江初以撫巡移文皆欲築城爲保障而凋弊之餘公私罄縣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爲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鏐而拓於張士誠 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圮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頹壠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爲民廬君諭

之一旦遷去君且竹旦度丈槩尋計手摩心畫畢高
廣袤各有度程已而藏械均徭節省冗費勸奬巨室
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迺量田賦民量民賦役
民各受分濤則歸之圮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
工必堅無敢竊始事於正德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
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奇四向爲門門之上有鼓樓
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傍有水門以通舟楫高
廣皆如其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予紀其
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爲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

因以興謗况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不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為之為之績果有成財不費民不擾人之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盖深於愛民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慮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搖其履之也覩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攸是役者為縣丞趙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　詔建州治于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爲衛並治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糅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割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隸焉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故無城僞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奇城高而堅池廣而深識者謂雖主於僭僞而實爲無窮之保障予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帆檣雲集海天遼廓雲濤滉瀁壯哉其爲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邵陽唐君鳳儀按其地

則命建之莆田黃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
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脩敕巋然為一州顯觀間
屬予記予於茲樓之建竊獨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
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耳至元朱清張瑄
創海運於此而諸番輳集為市 國初由此而漕定
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
地盡東海海寇出沒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
有水軍萬戶府之設而士誠亦因此而城往時盜劉
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劇賊劉柒據狼

山岬峴全具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奠肆其釐不然蓋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而奠之勅乎予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之建未爲無意也

壑舟記

仲兄滁之既倦遊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名壑舟屬弟鼇記之壑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為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為水設也而

寓之舩舟也寓之舩則車也吾將寓之水鼎也以桂車桑麗以室穴臼以炊釜以舂裘以禦夏葛以禦冬其亦可乎夫不可違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衰之無已則物將各復其分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舩哉兄曰舩舟固不祈於用也不祈於用者祈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江湖儆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為適也不幸怪雲欻起飄風陡作魚龍出沒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以為命茫然不知所

辭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懾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途乎故予有取於盤也予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崖有舟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之其視江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諸鑿曰兄之見遠矣遂為記於江上

陽山草堂記

陽山在吳城之乾位益衆山所從始顧君仁效結廬其下仁效年少耳則棄去舉子業獨好吟咏性偏解

青律魚工繪事每風晨月夕閑閣垂簾賓客不到坐對陽山拄頰捜句日不厭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一二行或横笛三五弄悠然自得人無知者知之者其陽山乎因扁其居曰陽山草堂余聞造而問焉曰子於是焉日對陽山其亦有得乎無也雖然有一焉吾觀玆山峰巒巉巖得出沒高下險夷之象觀其石得谽谺吞吐之象觀其雲煙得開闔晦明卷舒之象觀其草木得葳蕤靃靡榮悴之象觀其鳥獸虵虫得蟉亂蝝飛跳躍之象以是發諸詩形諸丹青播諸絲

竹有硯蓄有奚焉而不外其求異乎無異乎有得乎
無得乎曰然子之學其將日進而未已也雖然盍亦
求其本乎遂書其室以爲記

虎邱浚第三泉記

虎邱弟三泉其始蓋出於陸鴻漸品定或云張又新
或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遠矣今中泠惠山
名天下虎邱之泉無聞焉顧閑於頹垣荒翳之間雖
吳人鮮或至焉長洲尹左縣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
使至美蔽而弗彰乃命撤墻屋夷荊棘疏沮洳荒翳

既除厥美斯露爰有巨石巍峙横陳可数十丈泉處沸激其根而出曰兹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廿寒清冽非他泉比也遂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吳中大夫多為賦詩而予紀其事所以賀兹泉之遭也雖然天下之美翳而不彰者獨兹泉也乎哉因書其後以識詩曰

巖巖虎邱嶢嶢絶壁步光湛盧厥侵斯蝕有支別派實冽且甘昔人第之其品維三歲久而蕪射鮒且咲其誰發之左縣高尹寒流涓涓激於石根中泠惠山

[illegible]美同論百年之歎一朝而號伐石高崖以記其始

提調學校御史廳壁記

凡御史所涖則重在内内重在外外重而尤莫重于董學政是惟人才風化所自出其揖遜進退士以爲式其取舍好惡士以爲趨向有師道焉教之之謂也有君道焉治之之謂也故曰尤重也重則稱之尤難緩斯玩急斯怨必學識高明則品藻不爽持守堅定則勢利不摇德望凝遠則人望之而意已消寛而非弛也嚴而非刻也斯其稱乎其可謂難也已國家學

校之設徧天下視古為重而人才承之未遠古昔何哉豈知教之而不知治之乎故正統初始設憲臣以董之而兩畿則以御史治與教兼焉正德十四年林君有孚以御史来董南畿學政乃追考前任姓名至已得十有九人題名于署俾後来者續書之予為紀其職之重且難如此於乎是十九人者其皆無忝於斯乎哉不敢知抑或有不能無忝於斯乎哉不敢知賢否高下與論攸在特以年次列其姓名俾来者有考焉耳有警也

范文穆公祠堂記

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公當仁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爲未一年以小人不悅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爲以言者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於身道之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孔子孟子沮於晏嬰臧倉終周流不遇以死獨二公乎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

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饗祀不絶而文穆之淩
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
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蘊子卿嚙雪之操繳
遂閤門張説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
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獎用名
節閻與陸務觀諸人賡倡流風餘韻漸被峨嵋而吳
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纖悉備見其詩讀其集知其
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
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子其可惜矣吳城一

南十里許有溪曰石湖山曰吳山湖山之間巖壑隱
然郎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周益
公謂天閟絕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
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
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歸焉獨存若有
神物護持者焉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
數過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狙豆文穆于斯
及爲御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　月廟成肖公像于
中移孝宗宸翰陷置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饗祀

如儀間屬予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於民敎于國表於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王制禮之意乎侍御君丈舉其于禮意協矣旣以是刻于廟中又從而歌之曰

湖之山兮嶢嶢嗟公之鄉與山兮俱高湖之水兮淪淪嗟公之德與水兮俱遠吳儂越壘兮旣毀且陁行春之祀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顧享兮慰我吳人之思

從適園記

静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步故皆湖波也姪學始堰而涸之乃驪乃畚乃築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規以為園即湖波漾淼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而望之諸山隨步增異所謂莫釐者亦隐然露于天末嵩峰者昔巍而踞今敞而爽雙峰者昔研而倚今聳而秀寒山蒼翠變而為几席長圻蜿蜒分而為襟帶而西山若列屏陣益近而高且麗盖山即樓之諸山而其景加異有若增而顯之者湖山既勝又益以花木樹

藝秋冬之交黄柑緑橘遠近交映如懸珠如綴玉倫
然而清寒者為竹林窈然而深邃者為松徑穹然而
隆者為梧亭其餘為桑園為藥畦為魚沼而諸景之
勝咸納於清風之亭亭高而明敞而適郗子學所謂
尤於觀月為宜者也予園名真適學蓋知予之樂而
有意從之者也故名之曰從適而為之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昔者先王之世所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才者何其
周且至也蓋其教始于家于黨于術以及于國同其

德則以智仁聖義中和差其行則以孝友睦姻任恤時其藝則以禮樂射御書數而又有鄉射鄉飲春秋合樂養老尊賢攷藝選言之政下至受成獻馘訊囚亦無不在而又中年考校九年始及于大成教之成則又賓興其賢者能者出為國家之用當時之人莫不欣然樂而從之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君子能長育人材菁菁然盛則天下樂而美之也人才既成又隨其器而用之分列庶位故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人才分列庶

杜如棫樸之盛而皆得其用也其或有過與不及亦
且曲成之而不遺故其言曰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輕棄也如是而猶不變則擯
之遠方而不齒盖其教之治之之法其詳如此周衰
先王之迹熄中間千有餘年未有能興之者宋慶曆
間始詔天下立學而其制未備盖至我　朝然後國
都以至海隅莫不有學三代以還未有也行之百年
人才風俗宜其曠然一變遂同於三代跡其所至而
猶不能無媿于古何歟豈學校雖在其所以教之之

法未盡如古歟豈知教之而不知所以治之歟正統
以來始以憲臣董之京畿則以御史南畿根本風化
之首所統五州十三郡地大齒繁人才往往為天下
最莅其任者必皆文學德義有聞於天下乃克為之
夫以天下之選臨首善之地作養醇明朴茂之材雖
今之學政未能盡如三代之法然由今之法以漸進
乎古所以作成一時之人才往往出而為天下國家
之用者亦多矣其可泯哉自正統迄于今莅是任者
得二十人前莆田林君有孚懼其久而或湮始謀刻

之石以示久遠俄以憂去山陰蕭君來繼其任始克成之仍屬余記余惟載名于茲者其文學德義皆所謂天下之選其成就一時之人才爲天下國家之用皆已焯然有聞而不可泯然後之君子即其名論其世更攷其行則人品之高下學政之張弛興廢得失亦有不能齊焉而非余之所敢知也姑以歲月先後次其名嵌之署壁仍虛左方以俟來者

芝秀堂記

吳越來溪之陰　氏家焉天順癸未有芝生于庭人

皆曰盧氏之瑞也而莫知其所爲出或曰昔伯常甫祖母王少而孀居誓死不貳氷蘖之操映照閭里芝其爲是出乎以旌義也或曰伯常甫養其母惇惇堂承志色養五十餘年菽水之懽有踰五鼎芝其爲是出乎以旌孝也或曰盧氏家溪上蓄德儲祥歲月彌久伯常二子伯雍舉進士爲桂下史仲襃一舉鄉貢進士其名位赫然將日顯而未艾也芝其爲是出乎以旌後也伯常甫進曰其何敢當聞之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又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

芝生又曰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
五色神芝甚何敢當是蓋 聖世之瑞非閭里之祥
也然芝之生不於他而盧焉是出是 國家之瑞也
盧氏預焉盧之子孫其將有出而為 國家之瑞者
乎僉曰然遂記之

蘄州府重修學記

蘄學於天下為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近年乃若
弛而弗治乎間過之則頹垣欹榭圮堿胥沼而所謂
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不敢上甚者飼馬于

軒棋藴於圃曰以就廢壊悪覩所謂鉅者哉守土者
非不知學校之為重顧以時方殫耗費浩以繁何敢
議此歳時視學則為弗知也者過之諉曰時不可為
也會安成張君鰲山奉 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曰
昔聞藴學之盛而今若此不即不圖予則有慊矣登
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中亦曰是惟風化所出敢有
弗虔百凡之費裁其任之金華徐侯讃適知府事遂
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未數月也予湲過之則
其垣墉以峻其途甓以夷其池甃以渫凡大成殿尊

經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嶷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亭門廊橋梁罔不煥然圭潔復於舊觀矣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修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績今茲學之廢一旦起而新之人不知費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為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示來世予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既起而新之學政之廢其亦將新之以復古乎古之所謂教與學其可知矣患在知之不能由由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兹學之建創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寔始教焉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者繼是教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也吾敢曠厥職學于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也吾敢惰厥學則風化丕變人才蝟興他日出而為國家用稽古愛民有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於國家作興之意矣敢述以告是歲 皇明正德之十二年也

雲南省城廟學記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幬而亦或有不及世謂瞿曇

之壽能衍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
陰崖猶晦非物有障之者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
其人雲脊古西南外徼邛筰冉駹僰鳩咀咩之域至
漢始通中國唐宋且淪失之其人不知有孔子顧祀
王逸少為先師元始有學宫立文宣廟其制庳陋俗
亦莫之變也盖至我 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俗始
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顒立于朝與中州争
先非以其時耶正德乙亥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
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堂殿門廡梁棟

延屬聖賢像設黙昧剥落桐顱嗟咨謂茲土雖遠京
師　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所出兾穢不治
何以仰稱　朝廷作人化遠之意乃節冗費募開
民遷尊経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舊而廣之前越通
衢端麗靚深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為門樹以
綽楔黌舍傍列周垣外繚巍然煥然大改舊觀始事
於乙亥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卉裳椎結遠近來觀
咸有思樂來弄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
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闢

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為記之庶後世知政教之被于滇自我　朝始而興學崇化滇人益勵又自二君始

石莊記

烏石山在莆城之陽大行人柯君奇徵讀書其下間行其地得異境焉闢其翳以為圃導其流以為池據其岩以為亭亭成前後左右皆奇石也蹲者立者仰者俯者奔者翔者啄者攫者皆若來效奇於前因名曰石莊而屬予記予未獲至君之莊而聞其勝君顧

不取而獨以石名豈其有愛於石乎昔之愛石者莫如牛奇章李贊皇顗皆殫一生之力獵天下之奇聚之一邱故言石之奇莫能與校今君不出故都攟一卷之峭峰以為勝其谽呀嵌空有若太湖者乎巉皴駁犖有若錦川者乎雲霞黯黮有若大理者乎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有若靈璧者乎無也然則君曷為好君曰吾聞之君子有觀物者有翫物者彼牛李皆翫物而不知返窮萬夫之力以供耳目之翫巖棱藪剔車刓艦沉壞橋梁毀屋閭而後至自以為恒有之

也易世之後雲散鳥逝或為豪强所奪或取為柱礎
為擣碪為堦礙為碑碣或淪於荒煙野草之中求其
彷彿而不可得豈若吾莊不勞一夫不破寸壤不為
豪右所嗜而常為吾有乎且夫石之可取者何也易
曰介于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言其德也詩
言其功也此石之可取者也吾以是觀焉故嶄巖嶔
崟吾愛其特立陂陀案衍吾愛其有容峭厲剣削吾
愛其有不可犯之色歷千萬年而不毀不泐吾愛其
有不可撓之操而又有晦翁之遺刻在焉此尤吾乎

生之所向往也以是觀物其可乎予起而謝之乃知
君之愛石其所取者大也爲之記

二文